

本欄摘要刊登的讀者反應，主要集中在對所刊文章的討論、批評及對本刊的意見和建議方面。短則寥寥幾句話，長不過四、五百字，卻也能簡單明快地起到「三邊互動」的作用。真要感謝這些熱心的讀者。來信中，往往還有一些與刊物內容聯繫不大的文字，但也能反映讀者／作者對自己處境的感受、理解和文化追求，頗有時代氣息。

### 「機遇」和「潛流」

老鄧南巡後，文化界躍躍欲試，但沒多大動靜。值得注意的是企業界插手文化事業，這是一個帶方向性的問題。日後政府在學術文化方面投資不會大幅度增加，民間經濟活力會帶動文化建設，不能只是詛咒「銅臭」。

但是，我相信「學在民間」。現在，下海的先生們或立足未穩，或轉而「撈世界」，真能從文化建設考慮民間潛力者甚少。學院裏的書生則多自怨自艾或自鳴清高。突然間發現中國讀書人的獨立生存能力太差了，值此社會轉型期，只知「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或許，學界中必須分化出一批「文化管理人才」，現在深感此要不「迂」要不「滑」的兩極分化局面，不適應現代社會發展需要。倘若允許民間辦出版社、辦大學（不是沒有可能），我們還能不能（不只是願

## 三邊互動

## 三邊互動

## 三邊互動

不願意)做點事，不當帝王師，也不當啟蒙者，老老實實做個學者兼「文化人」。

都是胡扯，不過確實看到不少機遇和潛流，反正中國在變，不知往哪兒變，更不知結果如何。

讀者 北京

92.6.24

### 令人驚愕的歷史遺忘

說來荒謬，中國年輕人在受教育過程沒有機會讀到世界歷史，甚至沒有機會修中國現當代歷史的課程。所以最近我驚愕地發現，26歲的大學生竟然絲毫不理解「文化大革命」為何物，無怪乎他們在尋找英雄主義的復活時，竟然對文化大革命時的偶像及歌曲抱着狂熱的喜愛，甚至將其看成凝聚力的來源。也有些因文革走上政治舞台的人，雖然自己還記得那場「大革命」的大破壞，卻為了私心而對年輕人的盲目信奉予以默許。年邁而悲痛地陷於無能的緘默的老人們，只有無奈地在一邊帶着不祥心情等待着和觀察着。

讀者 北京

92.6.18

### 左派在世紀末的鄉愁

第10期上，華倫斯坦的論資本主義的文章很有價值。西方歷史上的左派、新左派高峰，在30年代和60年代，恰逢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危機與戰爭造成很大民怨。而左派運動的低落在於「左派故鄉」斯大林主義被揭露，以及當前共產國家的潰解。本世紀末將是一個左派無家可歸的「鄉愁」年代。我以為《二十一世紀》發表這樣的文章，有點「反潮流」精神，有膽識和洞見。

如果歷史沒有再一次把我們引入歧途，我想在下個世紀，知識分子——在世界範圍內——將超越「左」「右」之爭，拋棄意識形態的偏見，共同面對現代化的問題：和平、經濟增長、現代性的社會正義與人類自由。

劉擎 米勒瓦基

92.7.4

### 白魯恂談中國民族主義 有文化決定論的味道

拜讀第9期白魯恂教授的大作，頗受震動，但是仔細推敲，總是不滿意他的論證。例

如，他以通商口岸制度解釋左派知識分子的負罪感及中國知識分子對傳統的全盤否定，並以殖民地解釋民族主義領袖把西方文明與傳統的結合：這種制度解釋背後是一種文化心理還原論的解釋，並兼有文化決定論的味道。此外，他對中國民族主義的批評，對美國民族主義讚揚的背後，潛含了他的政治立憲主義的觀點。他的這種運思方式限制了他的視野——看不到近代中國文化民族主義的豐富性和創造性。而且他的假定——政治立憲主義是較好的民族主義形態——並不能有益於我們理解中國民族主義在現代化中的作用。當然，在價值層面上，我同意他的這種說法；但在描述事實層面上，我認為他忽略了近代中國的立憲主義和自由主義傳統。

何包綱 坎培拉  
92.8.24

## 有感於「激進與保守」的討論

一、「深刻的片面」是一種新的形而上學。比如說，由現今之狀，追溯至「五四」，至「辛亥」，至「法國大革命」，從而簡單籠統地否定理想主義、浪漫主義、和所謂「激進主義」，而至「科學、民主」等等。這樣做是簡單的，也是痛快的，但這不是學術的態度。學術不討論歷史「應該」如何發展，而討論為甚麼它如是發展，以及它實際上是如何發展。所以像甘陽先生及林崗先生的文章（這兩篇文章均刊於第3期——編者），是否可以

作得更細致些而不必匆忙下結論。

二、正像本世紀初和中葉「激進主義」在世界洶湧澎湃一樣，本世紀末「保守主義」則大為抬頭，對此國內學界不受影響是不可能的，但是缺點在於用這種潮流套中國，流於趕時髦，林文的毛病正在於此。

三、姜、余二先生爭論中，凸現了海外與大陸學人所處語境的區別，因為在今天大陸學界的消沉不僅表現為對民族命運關切的失落，而且更有一支打着「文化保守主義」旗幟的「新權威主義」思潮。實際上對於法國大革命的抨擊並不是新鮮的話題，而對於「五四」的反思自1919年就已開始了，但這一切若離開了中國的具體語境，則必將流於余先生所謂極具破壞性的「邊緣人」話語。

韓毓海 北京  
92.7

## 深化對「尚力思潮」的研究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缺乏生命哲學，「尚力思潮」可以看作是建立生命哲學的肇始。因而，「尚力思潮」乃是中國近代最具特色的思想內容之一。郭國燦的〈近代尚力思潮述論〉敏銳地發現了這一內容，讀後令人深思不已。但是我認為：

(1) 近代以來的對道德的反叛精神表明了一種存在的勇氣、一種「力」。

(2) 「戰國策派」不過是演繹西方的生命哲學，而缺乏對生命存在本身的真切體驗和理解。故爾流於空洞的關於「力」的喊叫，很難說建立了真正的

「力的本體論」。

(3) 對於「力的哲學」的價值論方面，也許是由於生命的本體論哲學的貧困而幾乎成為空白。對於這方面的論述，似乎為作者所忽略。

張閔 上海  
92.7.24

## 東西方藝術，各偏藝術真理的一端

第12期吳甲豐的文章提出了一個吊詭的歷史問題，文中雖無回答，卻足夠發人深思。東西方藝術各偏藝術真理的一端，東方偏虛，西方偏實，一如鐘擺。美術史運動在此兩端擺動，虛、實的擺動，以至十九世紀東西方碰撞而生發「歷史的奇景」，顯示出藝術真理的吊詭性。但我更願意思考的是：(1)「歷史的隱密計劃」為何選擇十九世紀作為碰撞的「場」？(2)我們應在西方藝術中吸收些甚麼又能貢獻些甚麼？很有意思的是，傑克梅第曾說過：真實恰好在「實存與虛無」之間。

司徒立 巴黎  
92.8

## 對「重新認識魯迅」三篇文章的看法

林毓生的文章持論頗嚴謹，對魯迅所謂「個人的無治主義」的分析相當清楚，但文章第一節辨析個人主義與人道主義的關係，講了那麼一大通，後面論述魯迅的思想困

境，卻又如此簡略，兩相比較，令人有一種虎頭蛇尾的感覺，而且是該詳處太簡略，可簡略處又太詳盡了。孫隆基的文章是屬於聯想式的，不少地方確能啟人思路，但有時也難免聯想過於活躍，譬如從〈答有恆先生〉中看出「不折不扣『世紀末』的」「對性虐待狂的感知」，就是一例。倘若將其中的「性」字除去，就合適多了。王潤華的文章的基本立意，我自然贊同，但他為條件所限，對大陸近五、六年來魯迅研究界的情況了解不多，論述起來，就難免有欠缺。據我所知，在王富仁以後，不但已有錢理群、汪暉等人的專著，有力地打破了大陸以往魯迅研究的格局，開拓出許多新的方面，近三年來一批現代文學專業的博士研究生的畢業論文，

更在方法、視角等方面，將魯迅研究大大推進了一步。我個人讀到的其中的兩篇論文(實為兩部專著)，一論魯迅晚年的病態意識，一從文化哲學的角度，闡發魯迅的「虛妄」感，就都是相當出色的成果。總之，雖受種種外部條件的限制，大陸魯迅研究的實際進展不易為海外了解，但王潤華文中所列的那些禁區，在實際的研究中已經不成其為障礙——我感覺到，至少在新一代的魯迅研究者看來，這些障礙都太可笑了。

汪宵 上海  
92.8.17

### 仁學雖分化而仍屬國魂

第12期夏中義〈仁學結構的整體分析〉強調孔子後學分成八派，當然的惡果是仁學的

解體或仁質的失落。我認為這過度武斷，宜改「當然」為「可能」。作者界定仁義禮三項為氣而非理，將孔子的「寬」「恕」兩德目落實於法家側重的刑罰，僅狹隘化了仁學，尚非喪失仁質。我深信過去、現在、將來的仁學俱為國魂。文化大革命的悲劇延續十年，在歷史長河仍屬短暫的飄風驟雨，乖離了以寬恕仁愛為本質的國魂！

王煜 香港  
92.8

### 我們的錯誤和道歉……

第12期〈關係和網絡的建構：一個社會學的詮釋〉遺漏了譯者劉鋒的名字，謹此致歉。

《二十一世紀》編輯室

## 更改地址 / 郵誤通知單

### Notice of Changes in Address / Lost Mailing

新地址 New Address: \_\_\_\_\_

郵誤 Subscribed/Complimentary copy lost in mail:  
右列各期未寄達 Issues lost: \_\_\_\_\_

請貼上姓名標籤

Please attach mailing label of your subscription

姓名 Name: \_\_\_\_\_

日期 Date: \_\_\_\_\_

請寄回: 香港 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 二十一世紀

Please send to: Twenty-First Century Bimonthly, CUHK, Shatin, Hong Kong.